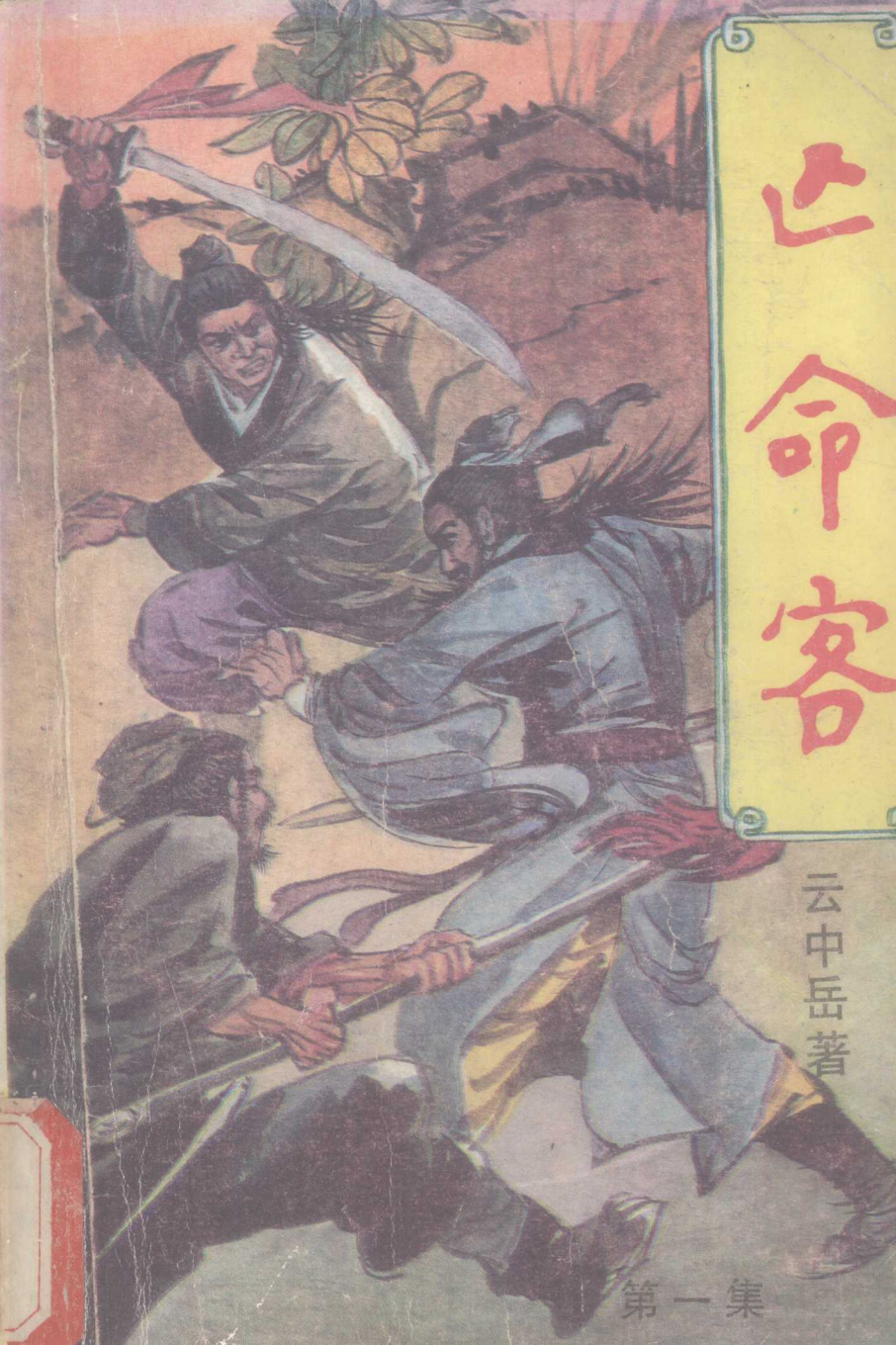


A dynamic illustration of a sword fight between two me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attire. The man on the left, wearing a grey robe and a black hat, is in a defensive stance, holding a sword. The man on the right, wearing a blue robe and a black hat, is in an offensive stance, holding a sword high.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stylized green foliage and a reddish-brown ground. The entire scene is framed by a yellow border with decorative corners.

亡命客

云中岳著

第一集

亡 命 客

第 一 集

内 容 简 介

“人海茫茫兮，任我浮沉，江湖莽莽兮，唯我独尊。”这是对杰傲狂野叱咤风云，单人敢向天下英雄叫阵，亡命客蔡文昌的真实写照。

他即是一个令江湖人闻风丧胆的亡命侠客，同时又是一个令许多女孩子倾心的风流侠客……。

文昌从小失去父母，受尽磨难和欺辱，但他立志复仇，在一次偶然机会巧遇扎发客，得真传“无极气功”后浪迹江湖，同黑旗令主、无尽谷主、七幻道、七星妖女等展开了生与死的殊死搏斗，同时也叙述了文昌情感世界。

此书是云中岳先生的最新力作、语言清新、简洁，人物形象各异，情节曲折，出神入化，武打场面惊心动魄，读者看后如身临其景，回味无穷，是值得一读的佳作。

七月天，艳阳高照。立秋刚过，山区里似乎平地要凉爽些，草木并未现秋色，今年的来得早。

“吧勒勒！吧勒勒……”蹄声如雷，打破了四周的沉寂。

“呜……”远处山林中，狼嗥声令人闻之心中发毛。

两匹健马从古道东面狂奔而来，向西急驰，灰黄色的尘埃，在马后袅袅翻腾。

近了，蹄声徐徐放缓，不久，马儿慢下来了。两匹健马浑身枣红，十分雄健，并辔缓行，沿古径折向河边。

蓦地，一声长啸响彻行云，直上九霄，如同九天龙吟，啸声徐落，接着是可穿云裂石朗吟乍起：

“铁拳如电，剑上光寒，

历剑海，闯刀山。

叱咤风云兮，英雄气短，

情真爱执兮，儿女情长。”

声落，另一个粗豪的嗓意接着唱，

“那管他，洛阳花似锦；

不贪恋，江南好风光。

功名富贵如朝露，

妻财子禄似浮云。

人海茫茫兮，任我浮沉；

江湖莽莽兮，唯我独尊。”

接着，是两人合唱，先前的豪情和达观的情愫消失了，代之而起的是淡淡的哀愁与感伤：“海角天涯，梦魂飘泊。

饱尝了人间辛酸冷暖，走遍了宇内万水千山。亡命人海兮，凄复悲；壮士一去兮，几时回？”

歌声徐落，蹄声亦止，两匹健马不住摇头摆尾，前蹄不住轻踢浮土。马上人是两个中年雄伟大汉，青巾包头，青布对襟劲装，腰悬宝剑，肋下百宝囊，鞍后有马包，一看便知是个江湖人。两人勒住马，凝视着前面一座伸入江心的一座五六十丈的飞涯，脸上涌起了肃穆的神色。隐隐的江水声从对岸奇峰绝壁折转而来，隆隆然如同天际轻雷。

右首大汉轻摇着马鞭，吸入一口气说，“前面就是虎岭，突出江心的飞涯，原称虎头峰，也叫虎头涯，正是武标亡命，蔡文昌与白衣龙女的死所。瞧，虎头上不是有一座巨型碑亭么，那就是他两人的衣冠墓和纪念碑，是江湖的朋友为了纪念他两人而建立的招魂碑。”

左首大汉摇头苦笑，凄然道：“江湖奇人，永沉江底，哀哉！他在江湖无恶不作，也替江湖留下了无数事迹令后人怀念。唉！人生何其渺茫哪！大哥，那次你曾参与旁观，难道说，以天下黑道白道无数水陆高手之众，竟然未能将他两的尸体捞起？”

大哥摇头苦笑道：“贤弟，你听听水声便知，上游是险滩，上面是黑龙潭。这处的奇峰险水依风水先生称作虎头龙脉，土著们叫黑虎镇黑龙。黑龙潭水往内灌，吸力奇大，凶猛地冲击崖内壁，除了鱼，进去便踪影全无，谁敢到黑龙里救人？”

“尸体怎不见浮出？”

“夹在石缝内，怎能浮起？走吧！咱们上去一拜，聊致哀思。”

两匹马向前驰去，不久便到了山下。这是一座像一头锯虎的山峰，方圆约有十里左右，虎头从东西伸至江边，虎尾不太峻陡，人马皆可攀上。古道到了山下，向左右一折，绕东北越去虎尾，方转向西北行。

绕至山东北，有一条山径岔出，直达山顶，是至招魂碑的小路。自从招魂碑落成之后，江湖上稍有名望之士，凡是行脚西安府附近的人，都会抽暇至此瞻仰招魂碑，凭吊两年前在此决斗坠崖身死的一双江湖怪男女，所以这条山径，变得毫无荒无景况。

马儿冲上山坡，向上驰奔山脊全是古老的森林，延伸至虎头附近，方林尽石现，野草匹生。

两匹马在丛中缓行，后面突传来暴风雨似的杂乱蹄声，有十余匹骏马，正从后面飞赶。

“噢！谁敢如此无理，在招魂碑附近狂驰？”大哥讶然叫，扭头回望。

贤弟淡淡一笑，接口道：“不许在招魂碑附近驰马，并非禁忌，这只是江湖朋友为了尊敬蔡文昌而自行约束自己的想法，并未公诸天下列为江湖禁忌，用不着大惊小怪。再说，蔡文昌的仇家，多至不可胜数，这些人不会自行约束，不足为奇。”

树林将尽，后面十二匹骏马已经到了，两人扭头一看，脸色大变，火速勒马退至路旁，满脸惊疑地目送十二匹马冲前而过，呆在那儿像两个呆子。

十二匹马中，先前的骑士，剑眉虎目，三绺黑须拂胸，直鼻广额，脸色如古铜，不怒而威。看年纪，约有五十左右，身材魁伟。内穿墨绿如意领劲装，外罩同色同质罩袍，

人材一表，后两骑是娘们，右一人是半老徐娘，瓜子脸，眉目如画，在美丽中，高贵的风华与名门淑女的气质，令人不敢生非份之想，隐现笑纹，决难相信她是个半老徐娘。一身月白劲装，月白披。白中有一点红，那是她的樱唇，白中也有一点绿，那是她的翠禄弓鞋。

左一人，喝！好美，是个丫头片子，看去年岁只有十七八，美得令人屏息，也令人心跳，脸蛋与半老徐娘有几分相像，五官像是上苍曾着意安排，任何一部份稍加改变，便不会完美的输括。可惜，她的脸白得令人惋惜，白多黑少的大眼睛缺少神韵，定然是大病初愈的病美人，显得清减却又薄含忧愁。她也是一身白，白得跃目。披风内的胴体，该凸的凸，该细的细，增一分嫌胖减一分嫌瘦了，恰到好处，不再形容啦！反正青春少女的美，再形容也许会变得薄命红颜，高了谱。

其他九人，清一色黑衣劲装，虎背熊腰，个儿大，拳头也大，胳膊够粗，鞍旁都挂着杀人的家伙。

两人直待十二骑远出十丈外，大哥方神魂入窍地说：“不！不！确实令人难信，令人难信。”

“大哥，这些人是何来路？如何令人难信？”

“天！那是洞庭君山四海神龙夏承光，那白衣美少女正是白衣龙女夏苑君。这……这怎么可能？”大哥瞠目结舌地低头叫，死瞪着远去的人马。

“大哥，真是白衣龙女，不会的，也许是她的妹妹哩。

“四海神龙只有一个女儿，也只有一个儿子，江湖朋友无人不晓，怎会多除一个女儿？走，倒要瞧个水落石出。”

临江崖头顶上，立了一座碑亭，高有三丈，四周各宽三

文，石柱粗可合抱，工程相当浩大，亭中的方型巨碑，高有两丈，碑座是三级方基，全是大青石精工雕成。亭外，有两侧亭廊，设有石凳石几石栏，亭前有祭白，一双三人合抱的石鼎有袅袅轻烟上升。

这儿是怪石丛生的崖顶，江风呼啸，水声如雷。山顶广约里余，间有一些小松树从石缝中拔起，之外便是乱石荒草和藤萝菁生其间。

山崖伸出江心，碑便建在近崖缘丈余处，面北背南，南面之下是陡然下沉五六十丈的滚滚江流。

虎头峰的西北面，却是倾斜不大的山坡，不少羊群和牛羊散布其间，原来这儿并非是无人地带。

一群野孩子，正在碑亭中围着一个衣着褴褛，年约古稀的糟老头，嘻嘻哈哈闹成一团，听到了急骤的蹄声，全向这儿扭头注视。

十二匹骏马在祭台左右勒住，十二个人飞跃下马，四海神龙夫妇挽住爱女白衣龙女，迫不及待地纵入碑亭。

同一瞬间，褴褛老人半闭着眼，向一群小猴子挥手叫：“娃儿们，去！去！等会儿在来听老爹爹——道来，小心你们的牛羊掉进江心喂王八，去！去！”

小猴子们一哄而散，但有几个不走，坐在老人左右，好奇地打量一群劲装男女。

巨型石碑上，正面刻了两行颜体文字：“蔡文昌、夏苑君。”并行之下是四个字：“衣冠之墓”中间是三个大字：“招魂碑”。落款是：“大明嘉靖三十五年岁次丙辰夏四月丙午，江湖同道敬立。”

碑后面，刻了密密麻麻的字，前一段，就是先前两个致

装大汉高歌的歌词。

后一段写的是：蔡君讳文昌，商州府龙驹寨蔡家庄人氏，生于大明嘉靖十五年秋九月庚午日，死于嘉靖三十五年二月己亥，享年二十有一。蔡君幼失怙恃……”

后一段是有关白衣龙女夏苑君的记述，很简单。最后是记两人葬身虎头峰上的经过，也语焉不详。有关该事的始末，下文自有交待。

碑阴最后一角，刻了一段稍大的字：“亦正、亦邪、亦饶、亦盗。亡命天涯，游戏人间。是耶非耶？见仁见智。敌耶友耶？存乎其心。”

按碑文的口气，立碑的人全是江湖人，有些是天涯浪子的朋友，有些可能是他的仇人，反正人已死了，友情和仇恨都该一笔勾销！这些人在江湖的辈份，也不会太高。

四海神龙看到爱女的姓名，居然堂而皇之出现在招魂碑上，怎不起火？难怪他暴跳如雷。他气虎虎在前一站，扭头向下面的人叫：“大管家，给我查，看是些什么东西立的碑。”

他的妻子却接口道：“承光，不可激动，先按下怒火，冷静些。”

“岂有此理！这不是公然咀咒我们的孩子吗？”四海神龙气冲牛头的叫，长须怒张，抢上两步欺近石碑，奇大巨灵之掌伸出袖口，大吼一声，向碑面劈去。

“且慢！爹。”白衣龙女急叫。

四海神龙巨掌斜带，百忙中撤回掌劲，一股罡风掠过碑面，传出了激旋的轻啸，收掌扭头问：“孩子，怎么了？”

“女儿认为，这座招魂碑可以让它留着。”

“噢！为什么？”

“蔡文昌可能仍在人间，留着让他毁去才是。”

“怎么？你想，他挨了你两剑，跌下黑龙潭，他能不死？”

“女儿也挨了他两剑，也跌下黑龙潭，并未死去。”

“那不同，你跌落在黑龙潭下游……”

“女儿在昏眩之际，分明感到是被人从凶猛的漩涡中拖出来的，醒来时却睡在一条石缝中，睡穴被刺，醒后的疲倦瞒不了女儿。群雄在崖顶观战，潭下人鱼难留，是谁将女儿救了点上睡穴塞入石缝中的？腹中曾被塞了奇药，是谁所为？除了他，没有别人。”白衣龙女娓娓道来，晶莹而嫌苍白的秀脸，染上了些少红晕，无神的大眼中，似乎也泛出一些神采。

“孩子，你在说不可能的神话。”

白衣龙女的大眼中挂下两行清泪，招手令大管家上阶，取过一些香烛，幽幽地降下祭台，开始上香化纸，一面幽幽地说：“他临跌下飞崖时，确是说出了他的心声，他为何不早说？我等他的心中真语等得太久了，他为何不早说？他去了，将痛苦留给我承担，我后悔，但悔已无及，这一生中，我将在痛苦中挣扎，直至我踏入坟墓的一天到来。”她仰面向乃父苦笑道：“爹，女儿没有勇气回想那天的后果，只好在冥想中希望那不是真实的恶梦……”

“孩子，可是事实俱在。”

“女儿只好用幻想来安慰自己，自欺欺人，幻想着他仍然活在人间，活在女儿的祝福中。事实上，女儿坠崖被救，此中缘故确实费解，但愿女儿的幻想和推断是真的。爹，女

几希望并未破灭……”

这时，两名在旁静侍的大汉，正悄悄地伸手赶开六名小娃娃，大哥并伸手去推醒半倚在柱上的褴褛老头子。

四海神龙举手轻摇，说：“壮士，不必打扰他们，免得让人说咱们江湖人，作威作福欺压村夫俗子。”

大哥缩回手，躬身道：“晚辈遵命。”

四海神龙举步降阶，点头道：“两位尊姓大名，可肯见告？”

“晚辈南京赵文赵武。”大哥行礼答。南京就是南直。

“哦！原来是赵家沟赵家双侠昆仲，久仰久仰。两名是……”

“晚辈取道赴西安，顺道在招魂碑上香略表心意。”

他们在寒喧，白衣龙女母女俩却走向崖缘。那儿，怪石凌乱，荒草没膝，江风呼啸，水声哗哗。站在崖上向下瞧，委实令人惊心动魄，胆小朋友不要说向下瞧，即使走近崖缘也受不了。

久久，四海神龙一行十二人上马下山。赵家双侠也上香化纸，不住摇头，不等香烛烧尽，也上马走了。

亭柱上的褴褛老人，发出了鼻声，似乎他对世和物一无想念，毫不因世事而动容。

但在鼻声中，在众人上马放蹄的刹那间，闭上的老眼眨动了两次，奇异的光芒乍现乍敛。

蹄声已杳，老人仍在沉睡。一群娃儿从新聚集，在老人左右围坐了，一个年约十一二岁的大猴子，一把揪住老人的胸前衣襟，摇幌着叫：“喂，老爷子，醒醒，醒……”

老人吁出一口长气，张开眼懒洋洋地叫：“别吵别吵，

小猴子们，去！去！，老爷子要睡觉。”

“不行！你得将咱们文昌哥的故事说来听听。”

老人挥手，仍懒洋洋地说：“怎么？你们文昌哥在这儿出生，死在这儿，你们难到没听到你们的叔叔提起过？问我？笑话。”

小猴子撇撇嘴，哼了一声说：“我爹说，文昌哥是咱们村中的祸胎、败类、流氓、痞棍，不许提，不许问，谁要问，哼！叭哒！”说到“叭哒”，挥手做出掴耳光的手势。

老人笑了，笑得有点像哭，说：“既然是祸胎、败类、流氓、痞棍，你们问来干吗？”

“但却有人替文昌花银子起招魂碑，比龙驹寨张家大爷的坟园神气多了。瞧，每天都有人千里迢迢前来供上香，我才不信文昌哥是个坏坯子。”

老人挣扎起上身坐好，含笑拍拍小猴子的一头乱发，说：“不错，文昌哥确是个坏坯子。”

“我说不是”小猴子横蛮的叫。

老人取过身旁的酒葫芦，灌了两口酒，笑道：“你们真要听文昌哥的故事？”

“听”

“要听。”有人答应。

“说啊！老爷子。”，群小猴子七嘴八舌起哄。

老人坐稳了，摇头晃脑地说：“好，听着，每天太阳过顶，你们都到这儿来，老爷子说上个时辰，要三五天方可说完。记住，千万不可回家告诉你们的父母叔伯，办得到？”

“办得到？”

“办得到。”小孩子们乱叫乱嚷。

老人的眼中，突然神光似电，向山下左右环顾半晌，吸入一口气，脸上肌肉不住颤动，眼中的光芒不时在变。

“很久很久以前……”老人开始平静地往下说。



从湖广到陕西，以往必须先到河南南阳府，出伏牛山区走富水关入陕，便不需绕道河南，可溯汉江直上。

但要到陕西的首府西安府，走汉江反儿远了，只需经河南淅川县，荆子关入陕，或者走丹江由水路上行，到西安府近多了。

从南阳府入陕的古道，在富水关入陕，经商南，武关、龙驹寨驿，直达商州。商州属西安府，这一带山区全是属西安府的辖地。

这一带山区从前本是禁地，开放之后，逐渐繁华起来，这些年来，这条古道成了最重要的孔道，商旅络绎不决，比童关大道差不了多少，骡马成群，商货往来不绝。

古道经过武关，便向西移，九十里到第一大驿站龙驹寨驿，在距驿四十余里，便和丹江会合并行，时合时分。所以走丹江水路，是不需经过武关的。

丹江在这一段流域中，十分险峻，水流湍急，穿过无数山峡，流过无数险滩，所以江中只可通航五石以下的皮船，用处不大。

距龙驹寨三十余里，有两座险滩，叫影石滩，下面叫小影石滩。影石滩上游十余里，便是不大著名的虎头峰黑龙潭。

虎领的西面两三里地，有座小山村，叫蔡家庄，庄中约有百十户人家，全姓蔡，从蔡家庄到龙须寨，不足二十里。

蔡家庄据说是从河南迁来的，确否，得查查族谱，反正无关宏旨，不查也罢。得将岁月拉回二十年，该是大明嘉靖十五年。

物腐而后虫生，半点不假。

朝内，皇帝老爷崇信道教，老道邵元谷封致一真人，无所不为，替皇帝老爷下令搜寻天下间的灵芝奇药，闹得天下鸡飞狗跳。为了皇帝老爷长生不老，用人参喂羊，再杀羊喂狗，杀狗炼药给皇帝吃以补元精，荒唐！

朝中的官，当政者是严嵩。这家伙不用提，提起来伤感情，乃是明朝的大奸臣，不言可知，而国外呢？不得了。海疆东南，倭寇如火如荼，闹得民不聊生，流离失所。从东北到西北，元鞑子向关内进攻、进攻、又进攻，烽火万里，血流成河。

而皇帝老爷却天天修长生，屠杀那些劝他不要迷信的大臣。

大明皇朝摇摇欲坠，病入膏肓。

国内税重刑重，官吏们懒了，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向老百姓伸手。从前良好的政制度逐渐瓦解，亡命之徒一天比一天多。

蔡家庄，十五年九月庚午日，有一个未来的亡命之徒，哇哇落地。

那是蔡家庄的庄主的二房兄弟蔡崇安的儿子，取名文昌。蔡家庄近四代辈份，排行四字是（崇文尚武），（崇）字下一代是（文），小娃娃便叫文昌，叫起来省掉辈字，叫昌儿。另一个乳名取得好，叫小虎。

小虎子真糟，三岁之前不说话，也不会哇哇叫，蔡崇安

只有这么一条命根，忧心如焚，怕小娃娃会变成哑巴，更怕是白虎星投胎。据传说，如果虎星开了口，叫谁谁倒霉，被叫的人谁死，平民百姓信鬼神，迷信太普遍了。

真巧，小娃娃满三岁后的十三天，他叫了，不仅是叫妈妈，连爹也会叫了。

不到半月，龙驹寨瘟疫流行，东起河南南阳，西迄商州，死了好几百人。蔡家庄的四五百人口中，像一阵阴风刮过，刮走了百余老小，崇安夫妇，也是百余名应劫中的人，双双撒手同赴九泉。

小虎子自幼长的像头乳虎，他安然渡过瘟疫期，日渐茁壮，像夏天雪化后的麦杆，向上苗长，向上苗长，拚命长大健壮。

蔡家庄有些人，在瘟疫期中向外逃疫，三年之后，返回之人不到逃出的三分之一。从此蔡家庄中落了，北面离村稍远的田地，开始无人耕种。

小虎子是唯一被摒弃在学塾外的人，他开始感到孤单。八岁，正是黄金的童年，但他已经丧失了童真，比任何小孩都早熟。在苦难中长大，早熟似乎理所当然。

他身材高，但嫌瘦了些，看去不够健康，但骨格却比任何十来岁的小孩结实。村中的人，据说从未看过他脸上的笑容，那么阴冷怨毒而倔强无比的眼神，却引起了村中父老的反感。

人是奇怪的动物，看不顺眼的东西，愈看愈不顺眼，他就是村中看不顺眼的东西。反之，他同样看这些村中不友好的父老不顺眼，在他的小心灵中，无法了解他为何得不到村中人的爱护和同情？久而久之，即使有人给他同情和爱护，

他也不再需要了，也不肖要了，他将心灵紧藏在自己的禁园中，不在接受任何人的爱护和同情。

秋天到了，草木开始凋零，早上的浓霜，对有衣裳穿的人来说，小意思，但他只有一条破夹衣，这滋味可不好受。一早，长工老赵便到了西院破败的厢房外，披着老棉袄，口中呵着白雾，将房门拍得山响，一面叫：“小懒虫，还不起来？找打么？快！到南仓上麦子。”

长工老赵，是龙驹寨驿的流浪汉，每年冬初麦子下种前受雇主摆布，夏末秋初麦子收成后回龙驹寨小住十天半月然后回村，在蔡家村已干了四年，这家伙不是好东西，反正主人不把小文昌当人，他一个长工便用不着客气，对小文昌也够火辣。

小文昌不得不离开他的破棉被窝，披上他一年头唯一的褐衫，他已穿了两年，按理不会太破烂，但小孩子是布店的财神爷，衣衬破得特别快，他这件褐衫，补绽占了整件衣衫的三分之一。

拉开房门，一位寒风迎面扑来，他打了个冷战，房屋够大，住的人却少，东西两院没人住，西院的外厢房只住了他一个人，怎能不冷？

“赵叔，请先走一步，我就来。”他踏出房门说。

“天快亮了，快些儿。噢！你小子怎不加衣？”

加衣？他身上一阵冷，心中更冷，没好气地说：“我高兴，你管什么闲事？”

老赵“哟”了一声，怪叫道：“你小子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……”

“你的好心留着，等会儿喂大黄。”大黄，是家中最好

的猎犬，是小文昌最好的伙伴。

老赵受不了顶撞，迫近说：“小王八蛋，你……”

“闭上你的臭嘴！”小文昌也火了

老赵受不了，突然冲上一耳光抽出，一面叫：“你找死。”

“啪”一声掴中小文昌的后脑勺，不是掴不准，而是小文昌已同时展开反击，莽牛头全力前撞。

八岁的小娃娃和成年的庄家汉打架，后果闭着眼也可想像得出结果。这一头打得小文昌脑中轰然作响，眼前发黑，撞倒在天井中，滚了两滚，老赵大笑道：“哈哈（你大概早上有点冷，要出一身汗……哎……哟！”

小文昌昏头转向，恰好手边有一块鹅卵石，他一把扣在手中，爬起来全力扔出。真妙，“啪”一声击中老赵的肚子，打得老赵鬼叫连天，弯下身子双手捧腹站不直腰了。

小文昌一不做二不休，也确实感到冷，需要活动活动筋骨，猛地冲到老赵身后，狼狈地照看老赵的屁股蛋，一脚踢出，扭头便跑。

老赵跌了个大马爬，爬起来便追，穷叫嚷：“小兔蛋，抓住你剥你的皮。”

小文昌奔出左侧门，绕后院奔向南仓，后院与南仓之间，是马廊和柴房，他头脑昏沉，一面跑一面扭头向后瞧，没留意马廊旁转出他的大伯蔡崇明，两个都没带眼睛，“砰”一声撞个正着。

“哎”崇明惊叫，向后倒，手中一桶水打翻了，成了落汤鸡。

小文昌也向后倒，一看撞的是大伯，糟！这乱子闯大